

# 沙龙: 贵族文化的代名词

眼下,沙龙日渐成为一个时髦的词,并且像所有时髦的东西一样,正因为滥用而变得廉价。在网上搜索一下,你会惊讶地发现,人们随心所欲地将各种东西与“沙龙”组合到一起,沙龙、房地产沙龙、汽车沙龙、军事沙龙、美食沙龙、时尚沙龙……

更多地,沙龙成了商家促销的手段。

沙龙到底是什么?

三百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德国朗布意叶侯爵夫人正在考虑如何将他的住所改为适合聚会的地方。因为身体孱弱,她不愿出入粗鲁的宫廷,而希望以一种温文尔雅的方式在家里招待朋友。突然间,她喊道:“给我拿纸和笔来,我有了我想要的东西。”按照朗

布意叶夫人的设计,房间经过改造,所有的家具都铺上蓝色的天鹅绒,饰以金和银,于是,这个房间就被称为“蓝色沙龙”。

这就是“沙龙”一词(SALON)的本义:会客厅。朗布意叶夫人的“蓝色沙龙”为即将持续数百年之久的欧洲沙龙文化定下了基调:才智被视为与门第同样尊贵,谈话的技巧上升为一门全新的艺术,而掌握一切的,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女主人。

后来,人们给正宗的沙龙做了定义:定期举行,时间为晚上,灯光常能造出一种朦胧的、浪漫主义的美感,激起与会者的情趣、谈锋和灵感;人数不多,是个小圈子;自愿结合,三三两两,

自由谈论,各抒己见。

举办沙龙需要一些条件的支持。从外部条件来说,有三个要求:有一个宽敞的场所(客厅、草坪);有声望的沙龙召集人;有咖啡或饮料或点心提供。从内部条件来说,对出席沙龙的人也有三个要求:衣着整洁,以显示对主人的尊重;按时出席,以表现自身的文明;谈吐文雅,对有关论题要事先准备。

沙龙在18世纪时达到了繁荣的顶峰,不只如此,它在实际生活中也左右着欧洲的局势。通过沙龙,新兴文化市民获得了出入上流社会的许可证,知识分子也在试图建立他们的“学者共和国”乌托邦。

而政治,也成为沙龙生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法国历史上几次内乱几乎都与沙龙有关。路易十四登基之初,贵族因权力受损而攻击巴黎著名的“投石党之乱”,就是在沙龙里酝酿而成的。

于是,在那个浮华的沙龙世界里,阴谋与爱情每每同时上演。

后来,“沙龙”一词逐渐成为“艺术作品展”的代名词,1903年创办的“法国秋季沙龙”至今每年仍在坚持展出,它曾经先后因为野兽派和立体派的参展而引发巨大争议。

不管怎样,欧洲沙龙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无论是奢侈侈汰的宫廷沙龙,还是吵吵闹闹的艺术沙龙,只能在书本和想象中重现于我们面前。 朱玉婷 整理

## 安徽互联网沙龙: 相约网络的世界



闫刚(左一)正在和沙龙成员们交流

你在天之涯,我在海之角,互联网连起你和我。它为繁忙而辛勤的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带虚幻生活的平台,缤纷的世界就浓缩在小小的屏幕之内。

在这里,我们想说说,想笑就笑,想哭就哭。这就是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世界。

在安徽,互联网的发展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阶段。于是,就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的是草根站长,有的是网络编辑,有的是程序员,有的是产品经理,有的是市场营销精英,也有不少只是互联网的爱好者。

他们心怀满腔热忱,不定时地聚在一起,共同讨论喜欢的互联网话题,分享各自的知识心得。这是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却因为安徽互联网沙龙而相会。

张亚琴

### 因为爱,更愿意分享

创办安徽互联网沙龙的人,叫闫刚。眼前的他,看起来青春活力、少经世事。谁也无法把他和调音师、集团运维、平面设计、网站运营、市场BD、主编、产品经理等一系列的工作职务画上等号。

可是这就是闫刚的工作经历。他没有上过大学,却担任过中国电子竞技运动中心主编,做过数十个不同类型的中小网站。

闫刚算是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对

于高中没毕业的事实,他从未遮掩。也没有上过专业的电脑学校:“以前,我一直在网吧学习,人家打游戏我在搞网站,虽然我也是游戏达人。”

这一切,源于他对互联网的真心喜爱。从1997年到姐姐的大学城第一次接触电脑起,还是个小学生的闫刚,自此埋下了勤奋学习电脑知识的心愿。

2010年底,闫刚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合肥。“记得那会我从北京回到

合肥大概半年左右,感觉安徽这边的互联网活动太少,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知识和心得。”在北京,闫刚经常参加业内的沙龙活动,便在群里与合肥的互联网人聊到了这方面的话题。

没想到大家都对此很感兴趣,而闫刚更愿意分享自己对互联网的认知。在多次商讨之后,闫刚创办了安徽互联网沙龙,第一期活动的时间是在2011年7月份。

### 因为公益,活动屡受限制

在合肥某房产网的会议室,近20个互联网人正在为一个话题展开激烈的讨论。这是沙龙第一次举行时,留给闫刚最深刻的印象。

至今,已举办八期活动的沙龙,从刚开始的只有少数人知道,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成员加入,让闫刚觉得创办沙龙的重要性。

因为在这个平台上,除了自由讨论外,邀请讲课的嘉宾大多来自安徽知名互联网公司中高层工作人员。所有的人都能学到涵盖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网站运营、产品架构等方面的最新知识。

一开始,沙龙的组织、宣传、报

名以及现场都是由闫刚在业余时间操办,规模的扩大,让还在一家IT集团里任职的他感觉有点力不从心。经过沙龙人员的支持,闫刚与站长百科、学堂网、帮帮教育咨询共同承担起了组织的责任。

“大家对活动的参与积极性还是很高的,总体的评价还不错,但现在每次沙龙参与者20-50人,人数主要是受到场地大小的限制。组织沙龙效果最好的应该是第三和第四期。”闫刚说。因为那两次的活动,企业免费提供的场地大,位置在市中心,吸引了数百人的加入。

目前,沙龙最大的困难就是场

地了。因为沙龙只是个公益性的组织,至今也没有固定的场地可以使用,导致沙龙无法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不知是否有企业愿意提供这类的场地供沙龙使用?”闫刚笑着说。

未来,沙龙也有打算组织一些校园公益类的讲课,让更多的学生了解互联网,获取更多的实习和工作机会。“因为整个互联网行业的人力资源需求很大,但现有的一些互联网教育不能满足企业的实际需要。”

